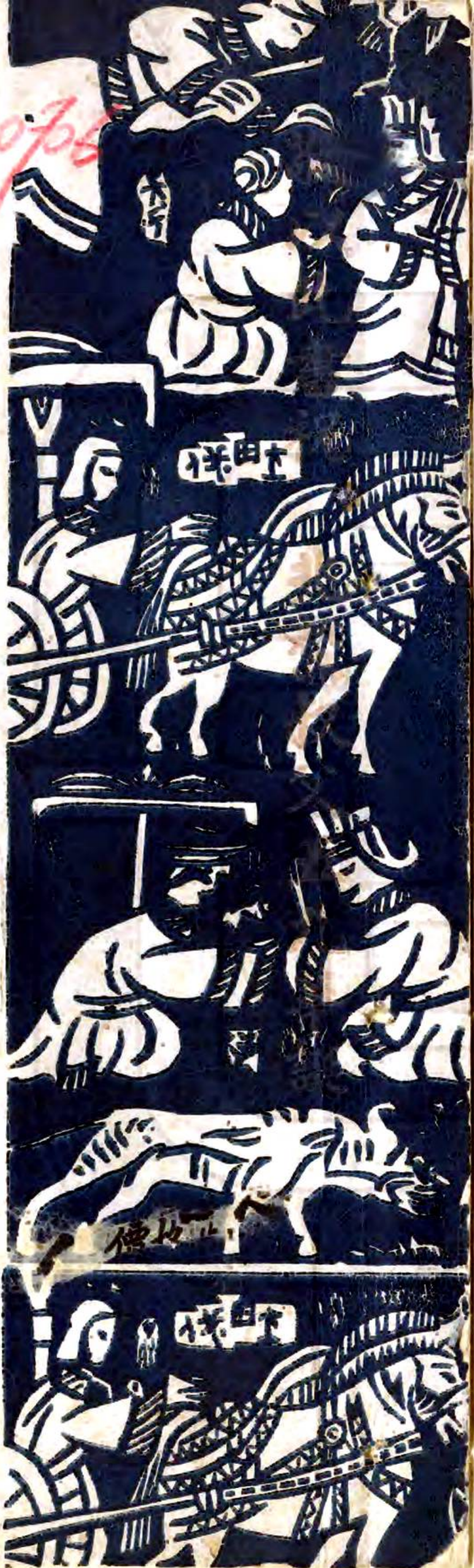


180

圖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五百部
書名：洞天巖誌（每部五百元）
著作者兼發行人：余國傑（作）
發行所：前行出版社（福州）



洞天巖志

劉建緒署



地 733.1
37.92

100708
=



本書作者其他編著

1. 漳州史蹟——協和大學出版，全書十萬言，蔣鼎文、程時燧、丁文江、顧頡剛、羅香林、林景潤、王治心諸氏題序。
2. 永安史蹟——前行出版社出版，全書九萬言，劉建緒、陳肇英、高登艇、鄭貞文、鄭傑民、李世甲、林有壬諸氏題序。
3. 水仙花攷——中國民俗學會出版，全書六萬言，于右任、程時燧、鄭鶴聲、章之汶諸氏題序。
4. 山歌選(袁白梅合選)——中國民俗學會出版，顧頡剛、郁達夫、容肇祖諸氏題序。
5. 戲劇藝術——全書三萬言，中文印刷館出版。
6. 春詞(詞集)——蔡元培題箋，春天藝社出版。
7. 春雪吟(詩集)——顧頡剛題箋，新綠週刊社出版。
8. 愛與花(新詩集)——新綠週刊社出版。
9. 五權憲法講座——林森題箋，中文印刷館出版。
10. 三民主義大綱——全書萬餘言，中文印刷館出版。
11. 福建十大名勝考 26. 福建颶風譜
12. 福建歲時風俗考 27. 命名考
13. 福建番薯考 28. 海壇島遊記
14. 扇考 29. 說印
15. 蔗與蔗糖合考 30. 四庫全書之錯誤與疏忽
16. 福建壽山石考 31. 福建漁業考
17. 閩僑考略 32. 蛋與中國風俗
18. 中國書法述要 33. 福建歷代畫家
19. 藝術與人生 34. 漳州荔枝考
20. 地方行政與地方建設 35. 泉州刺桐考
21. 稱謂叢考 36. 百年前之台灣及其土番
22. 閩諺集 37. 福建方言考
23. 虞夫人(歷史劇) 38. 福建竹筍紙
24. 四萬五千萬(樂章) 39. 福建梅李桃
25. 福建特異民族考 40. 福建民族性考

序一

作文不易，考據尤難。善作文興到筆隨，縱橫萬言；考據必有所佐證。若見聞不廣，才學不專；或心不虛；有疑勿闕，有誤曲解。則雖博學之士，亦難爲功。沙邑地處僻隅，文化落後。採摭既不易，而縣誌又甚簡陋。欲廣搜考辨，不亦難乎？茲讀吾友春雪近著洞天岩誌，洋洋數萬言。深嘆其詳引博據，不厭繁瑣。考索綜核，析疑匡謬。十數年來潛心於考據之學。且才俊詞瞻，敘述嫺雅。讀之饒有風趣，誠佳構也。

吳德露序於沙縣縣政府

洞天巖誌

序一

序二

洞天岩爲沙縣勝跡，舊有誌，不傳久矣！吾友翁君春雪近考而記之。翁君素好鄉土地理研究，與余有同嗜，每至一地恆纂述其地史跡，已成書者有永安史跡，福建十大名勝考諸編。余以鄉土地理研究，重在地方之文化特徵，地方文化特徵之產生，由於鄉土環境與鄉人生活相互之關係。大之一省一邑，小之一鄉一鎮，一山一水，皆各有其文化事象，與造成此事象之背景。洞天岩風景幽勝，名賢寄隱，有造於沙縣地方文化事象者甚巨。今翁君此誌之作，實有裨於沙縣地方文化之研究，豈徒供人對荒廢遺址起遊賞憑弔之思已耶！

薩兆寅士武謹序於福建省立圖書館

洞天巖誌

春



洞天巖在沙縣治西五里許，近大洲村（按大洲，水中高大，與北岸埽，盛時居民數百餘家，鄉人園圃皆在焉，桑柘梨栗成林，後漸落，不可居，園圃如故，清嘉慶丙辰大水，洲沙盡去，不能如初矣）。泉石秀麗，林山蒼鬱，依險構宇，高出林樾，邑之名勝也。

從大洲村一徑，蜿蜒直通山麓，兩旁田疇高下，阡陌縱橫，遙望，則山勢峭拔，杉松戟列，既抵山麓，坡行百餘步舉首，上石階數十級，有石如屏，鐫「通幽」二字。階盡，雄崖壁立，古藤

洞天巖誌

盤繞，巖上鐫「沙陽第一」四字，旁有詩若干首，因風雨剝蝕，已不可辨。左爲古佛庵，有硃書「洞天巖」匾額，右卽所謂蓮花峯也。相傳爲宋李綱遇定光佛處。

舊誌卷十五詳異編載：「定光佛嘗經沙縣，幻身爲老僧，自溪南虛步而渡，忠定適遊溪澗，見之，知其異人也，乃延叩姓名，土著。僧曰：「鄭姓，世居泉南，今往汀州」。忠定曰：「子肯爲我留乎？」曰：「不可」。因以前程卜之，僧援筆作偈曰：「青著立，米去皮，那時節，再光輝」初不知其謂何，及靖康改元，詔徵還朝，始驗偈中意」卷四亦載：「李忠定公綱，謫寓興國寺，見老僧渡溪，足不履橋，憑虛而行，心異之，尾之洞天岩，假寐石

上，忠定俟其寤，與之語，握手行里許，至溪橋而別，迴視此僧，乘雲而去，始知爲定光佛幻身，因名橋曰「步雲」并以名坊」，按步雲橋在縣西大洲上，橋下有井，亦名步雲井。

誌云：「瑞雲巖，巖內架屋五椽，光明洞達，夏涼冬暖，洞口泉長年滴下如珠。相傳定光老佛遇李忠定公後，卓錫於此。清太史延平官志涵鐫刻「有容」二字，又有「人在石中藏璞玉，客來洞口隔珠簾」之句」。

按福建通誌高僧傳載：「自嚴本姓鄭，泉州同安人，年十一棄家，依建興臥像寺沙門契緣爲童子，十七爲大僧，游方至廬陵謁西峯耆宿雲豁，豁者清涼智明禪師，高第雲門嫡孫也，太宗皇

洞天巖誌

帝嘗詔至闕館於北御園舍中，習定久之，懇還山，自嚴依止五年，密契心法，辭去，渡懷仁江，有蛟爲害，說偈誡之，蛟輒去，遇黃楊峽，渴欲飲，會溪涸，以杖搗之，得水，父老聚觀以爲神，自嚴遯去，武平南黃石巖多蛇虎，自嚴來往皆不爲暴，四方爭敬事之，鄰寺僧死，不知法當告官，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牙，菩提路不遙」。而字畫險勁如擘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衣曝日中，旣得釋，因以布帽其首，而衣以白服，嚴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半，因不語者六年。嚴寺當輸布，而民歲代輸之，自嚴意不忍，折簡置布束中祈免，吏張暉歐陽程者，相顧怒甚，

追至問狀不答，以爲妖，火所著帽，火盡而帽如故，疑爲左道，厭以狗血蒜辛，再命焚之，衲縷愈潔，乃謝之，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去游南康盤古山，井無水，薄暮舉杖三敲，詰旦而水湧出，被波利尊者自西土來，山中有讖曰：「後五百歲，有白衣菩薩自南方來居者，定光佛也」。至是而驗，居三年後還南巖，郡守趙遂良結庵郡齋，延之居，庵前舊有枯池，自嚴投偈，水溢，是爲金乳泉，城南龍潭，爲民害，遂良復請治之，一偈龍殄，沙壅成洲，遂良以問，賜南安均慶院額，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着沙，萬手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自嚴曰：此

洞天巖誌

三

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寒灑水生，陰府舡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廕菩提，僧卽舟侶偈，舟動，萬衆歡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絳風作，失舟所在，中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自嚴，謹愿自嚴憐之，作偈付之曰：久誦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自嚴示人多以偈，有莫識其旨者，異蹟甚著，上聞詔嘉之，真宗朝因赴鄉齋，謁真宗，問所從來，答曰：「早自汀州，問汀守爲誰，曰屯田胡咸秩，齋罷，真宗令持食賜咸秩，至郡尙煥，咸秩驚竦，宰相王欽若，大叅趙安仁，已下，皆獻詩，自嚴未嘗視，置承塵土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

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臥而化，謚曰：定光園應禪師」。

八閩通誌云：「伏虎大師，寧化人，汀苦旱結壇龍潭側，云七日不雨，願焚幻軀，至期炬將舉，甘雨傾注，有猛虎見師來，卽遠遁，人號爲伏虎大師，清順治三年大圖章京統大兵至百步鋪，見二僧云：城卽開，幸勿傷民，言訖不見，明日復見二僧從臥龍山巔灑水，章京召郡民詢之，且述二僧形狀，民曰：郡有定光佛伏虎二古佛，所見勿乃是乎，章京詣寺揭帳視之，卽二僧也，命郡人鼎新其寺」。

武平縣誌載：「定光大師，姓鄭名自嚴，泉州同安人，年十

洞天巖誌

一懇求出家，得佛法，十七遊豫章，契悟於西峯園淨師五載，度太和龍龍州除蛟患，徙梅州黃楊峽溪流於數百里外，乾德二年來南安巖，攝衣趺坐，大蟒猛虎皆盤伏，鄉人神之，爭爲構庵，有虎傷其牛，削木書偈，厥明虎斃於路，巖院輸布於官，師以手扎內布中，郡守歐陽程追問狀，師不語，守倅愈怒，命焚其衲帽，火燼而衲帽如故，疑爲左道，以狗血蒜辛厭之，再命火焚，而衲縷愈潔，乃謝歸，泛舟往南康，江有槎椿害船，手撫而去之。盤古山，井無水，以杖三擊，泉湧出。三年後返岩，郡守趙遂良延師入郡，結庵州後，以便往來，庵前舊有枯池，因遂良請，投偈而水溢，卽金乳泉是也。城南有龍潭爲民害，復因遂良請，投偈

而沙壅成洲，遂良以聞，賜南安均慶院額。真宗朝因設齋進謁，上問從何來，答曰今早從汀州來，問守爲誰，曰屯田胡咸秩，齋罷上故令持食賜，至郡尙煥，咸秩驚疎表謝，時諸朝列，丞相王欽若，參政趙安仁，樞密學士劉師道皆寄詩贈，淳化八年，師壽八十有二正月六日申時，集衆而逝，遺骸塑爲真像，師殘後，歷神宗，哲宗，高宗，朝屢封加，至定光園應普通慈濟八字，紹定庚寅磔寇起，圍州城，師靈顯助國，賊衆奔潰，州人列表狀奏，請有旨，賜庵額曰定光院。

按均慶寺，在武平巖前里，定光佛道場，祥符四年勅賜均慶寺護國禪師。轉運王贊行過巖，以雪請，果大雪，乃奏福州開元

洞天巖誌

五

寺所得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幅，奉安巖中，詔可，仍命郡守胡咸秩躬護至寺，寺前有平寇台爲巡道曾櫻剿寇立。伏虎庵在武平巖前里，爲定光佛削木書偈斃虎處也。又武平縣治東百步，宋淳熙間特爲定光佛建立禪果寺，或云禪果院，先是天順間祝聖於三官廟後，因壽民李禎廣義修寬展，併僧舍，塑三寶等佛，始改祝於此，今爲祝聖寺。寺後有井，曰龍泉井，宋慶元間常有龍光，相傳定光佛所鑿，又南安巖數十里有綠水湖，水色深綠，相傳定光佛創院時，拄錫成湖，杉木湧出，取其水爲大綠畫彩云。又武平南巖寺傍，昔有定光伏虎庵，今庵廢址存。按南安巖卽南巖，在武平縣南八十五里，石洞形如獅子，舊爲蛟龍窟宅，俗呼龍穿洞

，定光大師卓錫於此，中有二巖。窈窕幽廣，石室天成，東巖差隘，而石龕尤縝密。南安巖前，秀峯列峙，定光佛偈云：「一峯獅子吼，十二子相隨」，故名十二峯。又武平黃公嶺巔有聖公泉，相傳定光佛偶渴，卓錫泉湧，僅杯勺，千人飲之不竭。

臨汀彙攷載：「南安巖在（武平）縣南八十里，形如獅子，中有一巖。南巖，窈窕虛明，石室天成，東巖，差隘，而石龕尤縝密。又有石虎，石龍，石龜，石獅，其先爲蛟蟒穴，俗呼龍穿洞，宋乾德二年同安縣僧定光大師卓錫於此，而大蟒猛虎皆馴虎不爲害，後郡守趙遂良延入郡城，結庵州後，使其往來，庵前舊有枯渴池，師投偈而水溢，卽金乳泉也。城南有龍潭爲民害，師

洞天巖誌

六

投偈而沙忽壅，潭成洲，遂良以聞，賜所居額爲南安均慶寺，後真宗齋僧，進謁，上問從何來，曰自汀州來，問守爲誰，曰胡咸秩，齋罷，上故令賜守食，師齋至郡，食尙熱，咸秩表謝，上乃信。」

明一統誌載：「武平縣有蛟塘，相傳定光大師所鑿，蓋自南安岩洞壑玲瓏含煙罩霧伏地流泉洩爲此湖，黛蓄泓渟，水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鄉人趁春時，合錢鬻魚苗放之，至冬乘筏張網取之，長已逾尺，至爲肥美，墮地輒冰變肌流，其長有數尺者，則歷年來所漏網也。」

榕村語錄云：「閩自五季，崇尚佛教，汀中古刹，曩時創建

者甚多，但迄今廟貌剝落，俗中敬奉者，只有定光二佛，其餘寺觀，率改爲關聖大帝廟矣」。

黎媿曾重修梁野山定光禪院，題辭云：佛氏之盛，精藍紺宇編海內，而汀之禪院獨稱定光，定光禪院於臨安，於泉南，於江右，無弗有，而汀爲最著，禪院在府署之東，在武平者去縣治六十里之巖前，攷郡誌：定光大師，成道，在宋太宗，真宗時，蹟至靈異，歷宋至元明，近八百年，祀事不絕，元時所頒，誥勅亦尙存寺中，汀州郡甲申來，屢懼兵火，賴大幸不大致殘毀，里黨闕傳，當大兵駐郡時，有兩巨僧同立城頭者，又有兩僧從空灑甘露，灌城中者，人以爲巨僧，卽定光，與今所奉伏虎禪師也，事

洞天巖誌

七

傳布遠近，汀人月朔望，歲時持香燈詣院，稽首禮拜者，男女常及萬人，而梁野山以遠獨不聞，募僧宗學數來請，謂爲大師習定地，高數千尺，聳入雲霄，爲江右閩粵之望，樹木蒙密，雲煙虧蔽，亭午始得辨口色，佛殿石柱皆台抱，亦不知始何年，今棟樑就傾，非急修，恐舊蹟亦遂湮沒，予尙未卽應，而大師遂憑於此，請首緣也。當得某某倡緣之疏，則必詣郡而請之，黎氏，夫神旣靈矣，靈則無不應之，在梁野猶之郡城，亦猶之巖前也，况感應之跡，爲人所傳述者，又章章如是乎，宗學行矣，落成日，予仍請綴一言以終大師辱命，按定光古佛，汀州土神最靈者，非淫祠也」。

今洞天岩老佛庵之右，有石刻睡像，相傳此則定光佛石像，亦卽李綱扣定光卜前程處也。明知縣吳道昭鐫「蓮花峯」三字於睡像之旁；並鐫豎「定光佛飛渡處」六大字，旁註小字數行：「萬曆己亥重陽日知縣嶺南吳道昭題」石碑於其左，誌稱靈巖碑。清康熙庚寅知縣郭文正於巖上鐫「靈巖睡像」四字，併刻有詩，今字跡不可辨矣。按誌載：「古佛巖在洞天巖邊，因石鐫定光佛睡像」。陳汝知遊記云：「定光，泉州人也，遊沙入浙，跌化於鉄塘，今真體巖如當日」。

屠隆（字赤水，鄞縣人）題定光佛遇李忠定圖：「李公遇佛，今五百年，我遊其地，林岫恍然，昔之定光，不必無言，今之定光，不必有言，無言有言，其意自元，此像在巖，定光是石，此像在圖，定光是墨，石無石痕，墨無墨跡，誰家寫生，傳此妙筆，廊廟卿相，草莽豪傑，佛光所照，得之如一，尙復何言，相對朝夕」。

洞天巖誌

八

按李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元年由上舍及第，授承務郎，累官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宣和元年六月，京師大水，上疏言此夷狄兵戎之象，忤旨送吏部與監當差遣，繼上封事，更降一官，謫監沙縣稅務，寓居興國寺，因名其居曰寓軒，不以遷謫爲意，吟咏自若。其遊洞天諸勝詩云：「高閣凝空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青煙，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

，香霧縹芳筵，嗜酒陶元亮，狂歌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園，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蝶竦，繡嶺臥蜿蜒，落日生氛靄，移舟信訴訟，星河光耿耿，風露淨涓涓，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飛熠燿，宿露立聯拳，盡與歸志擢，銜盃約到蓮，乘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深慚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誌載：寓軒在興國寺內，宋李忠定公謫官寓所也。清嘉慶十三年興國寺災，此軒亦燬。今省立福州高級中學校內圍牆邊，尙豎有斷碑一，誌載：「李忠定公寓軒碑，在文昌門興國寺，今移豎文昌宮後坪」。

洞天巖誌

九

查李綱有寓軒記，茲錄其全文於下：「梁溪居士既謫沙陽，官廳陋甚，不可以居，而居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熇蒸，思得寬廠幽邃之宇，以爲燕處游息之地，而宮之西偏有軒焉，前此以爲過客之館，燕廢不治，綱乃命工以葺完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飾曲欄以爲花草之囿，埋小盆以爲芟荷之池，地之坳埵者，與瓦甃之破缺者，牆壁楹檻之漫者，皆以次緝而整之，不數日，煥然一新，於是易其舊名之曰寓軒，大哉寓乎，締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臟而存者，固已寓矣，况乎奔走往來於世而遊宦乎，况愚慧忘廢，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非寓矣，

雖然自其細者觀之，以渺然一身，而寄於四方上下，而窮之間，雖蠻觸之，困於蝸角，浮漚之起於瀛渤，未足喻也，自其大者觀之，則方寸之中，含容六合，無有遠邇，隨念現前，大地山河，視以一眼；華藏世界，包以一身，則雖在宦，而等於遊戲可也。雖罪謫而寓可安也。以此身而居此軒，雖寓也，而有非寓者存焉，嘗以晨起而坐於軒上，取佛菩薩而參訂之，不則焚香默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不則賓客遊從，詠歌笑談，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語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而不常，是皆寓而已矣。於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

洞天巖誌

一〇

荷池，牆壁瓦甍，皆足以助發實相，而况於佛菩薩之言，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循遊從。歌詠談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溪之寓言，則襄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爲之記。

按舊誌古蹟編載：「興國寺在興義坊文昌門盧家巷之右，唐中和二年建，名中興，宋太平興國三年賜額，李忠定公謫監沙縣稅寓此，明景泰三年重修，清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十三日魁星坊災）燬於火」。民國新誌云：「光緒十四年改建虬溪試院，內爲文昌宮」。又卷之四云：「虬溪試院，在文昌門興國寺故址，光緒十五年縣令章國均諭紳士俞鳳等募捐鼎建，中祀文昌帝君，

外左右兩廊設考棚，爲合邑生童甄別之所」。卷之八又云：「文昌試院，卽興國寺故址，在興義憲司坊。光緒十五年章令國鈞偕紳士募捐鼎建，前爲試院，後殿祀文昌五賢，及三寶佛，地勢雄敞，煥然一新」。

舊誌卷之第十九載：「七峯閣在興國寺前，對七峯，因名」。按七峯在太史溪濱。誌云：「太史溪卽沙溪也，界邑之中而分南北。十里澄碧，宋李綱以國史編修論時政，忤旨謫監沙縣酒稅，日觴咏樂之，因名太溪，猶郎官湖也。綱嘗賦詩，有「七峯倒影醮晴碧，十里平津流向東」之句」。太史溪之命名，實由以李綱題詠沙溪詩而來也，其詩云：「平溪綠淨見游魚，十里無聲若畫圖」。

洞天巖誌

，但道曾經太史愛，不須汙染自爲愚」。並錄前人詠太史溪之詩於左：

明陳山詩：「源遠難尋委，平看十里新，月來清見骨，風度碧生鱗，樹色中流斷，鷄聲兩岸勻，梁溪相識後，激澗更精神」。

曾侗詩：「榮泗十里寂無聲，派衍鄞江徹底清，流出雙龍津外去，茫茫滄海盡填平」。

李邦光詩：「遶城餘十里，天與設汙潢，客過勞移棹，漁歸不繫航，霞鋪蜃吐氣，星浸蚌生光，底事碧清水，時時若沸湯」。

石愷詩：「九瀧奔駛捲驚霆，阨塞危竄勢始平，力挽萬川歸吐納，氣吞四海擬澄清，天沉虛碧空中影，人掉孤舟鏡裏行，吾送滄洲動歸興，壁間無地覓寰瀛」。

陳通驪詩：「太史謫官程，溪更太史名，水流猶昔日，文藻在孤城，森森搖空靜，沉沉映月清，千年惆悵地，合爲寄高情。」

黃基高月夜太史溪泛舟：「琉璃風縐滿溪灣，月色如銀照客顏，十里不驚高下水，七峯相對淺深山，應憐酒幔茶檣影，獨到魚罾蟹籩間，一片空明柔櫓外，不須村火照船還」。

林雲章，虬溪卽景：「一碧十餘里，溪光鏡樣平，橋湮通遠

洞天巖誌

渡，船泊聚春城，沙鳥長天淨，林巒落照明，更憐煙月夕，款乃一聲聲」。

寰宇記云：「謂之七朶山，石壁峭立，水底峻峭，竹木蒼然，如屏障間，宋李忠定謫官居此，各易以名，名其最東一峯曰朝陽；最西一峯曰碧雲；朝陽之西一峯曰妙高；妙高之西一峯曰真隱；碧雲之東一峯曰桂花；桂花之東兩峯相屬，曰凝翠東，曰凝翠西。各賦詩識之，七峯疊翠是也。」茲錄於左：

（朝陽峯）：「先得朝陽一段紅，何年鳴鳳在梧桐，行舟若到灣環處，知是沙陽第一峯」。

（碧雲峯）：「落日脚山半隱輪，桑榆殘照起氤氛，佳人悵望

何時見，萬壑半凝合碧雲」。

（妙高峯）：「疊嶂層巒枕碧流，七峯此地是奇幽，登臨若會妙高意，便識巢雲老比丘」。

（真隱峯）：「杳靄青松映白雲，地靈境寂好棲神，結廬占盡溪山境，安得超然真隱人」。

（桂花峯）：「桂花歲歲占秋風，香滿溪城十里中，怪底士夫多折得，移根初自廣寒宮」。

（凝翠東峯）：「兩峯凝翠對飛簷，缺處青岑出遠尖，暮雨朝雲時點綴，何須畫棟與朱簷」。

（凝翠西峯）：「翠峯高閣兩相宜，獨倚欄杆注目時，休問江山非故國，且將爽氣慰梁溪」。

洞天巖誌

一三

誌載：「凝翠峯前有環翠亭」。又載：「凝翠閣在太史溪上，

宋李忠定公謫官居此」。李綱凝翠閣詩：「登臨縹緲出塵寰，疑是蟾宮晝不關，宴樂樽罍在天半，嬉遊歌吹落人間，棋枰萬井東西郭，畫軸千屏遠近山，賢尹風流占仙籍，青雲隨步穩躋攀」。

誌載：「碧落軒，宋時建，後爲興國寺住持僧房」。宋陳淵詩：「北山之下增加塔，影落軒前草樹間，誰向月明看貝葉，靜中相對兩俱閒，休論暮四與朝四，且說前三與後三，造物戲人無足較，老禪深處要重參」。

按誌載：「具瞻堂，宋宣和初，李忠定公謫監筦庫，期年而

罷，新安呂之望代之，扁其堂曰具瞻，以致瞻仰之誠。宋，鄧肅撰記，文曰：「大丞相李忠定公，宣和初以左史論時事之失，謫監縣筦庫，期年而罷，宣和末以奉常還朝，與決大計，遂參左轄，虜騎迫城，公以身蔽之，兵退，遷元樞，未幾而出，虜騎再至，則汴都不守矣。今上卽位之初，走使召公再遷爲佐僕射，紀律稍正，羣盜向息，而公又逐，不數月間，翠華有維揚之幸，故天下識與不識，皆謂公之出入，係朝廷輕重，非近世名臣所可比也，東坡曰：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吾今於公復見之矣！新安呂公望，以智謀中科得官九品，筮仕之初，襲公筦庫之職，一日居其室，而四顧曰：此非大丞相李公之所憩乎！平日仰公如泰山

洞天巖誌

北斗，今以職事繼公後塵，其瞻仰之誠，參前倚衡，如見公於上，雖食息馨歎之頃，不敢輒忘，請新其堂，而榜之曰：具瞻，所以致僕拳拳之誠，且與後來有知者共之，堂成，余卽造焉，雖喜呂子趨向不凡，且爲呂子危之，李公直氣充塞宇宙，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當時願留之者，殆以萬計，幾阨於奸佞之手，有抗章以挽之者，皆斥竄流離，去朝廷數千里，甚者至於梟首通衡，以竦天下，呂子何恃，而敢如此，余竊爲呂子危之，因以告之曰：前日死諫之士，今此去國之臣，皆子從游之舊，當時議論，子無不與之者，朝廷大臣蕭切齒未有發之耳，故去年省試子雖優擢，有司觀望，吹毛求疵，竟不獲廷對，今不省愆易慮，默默